



和泥。



出窑。

“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”。一件绝妙陶瓷的制成，要等到合适的天时，更在等懂它的匠人。

沈丘青三彩，始于秦汉，存续演变于隋唐宋元，兴盛于明清，衰微于民国，于今更是一度停产，直到遇到胡金贵、胡长征父子接力拯救，它才从沉寂里走出来，焕发新的光彩。

砂砾、粉土排除掉。

接下来是醒泥，把胶泥放到大缸里浸泡成泥糊，然后捞出摊到塑料布上用脚踏实，再放到大缸里，用塑料布闷捂，每天淋一些水，避免干硬。

拉坯之前还有一道工序。胶泥取出来，用力揉搓，一是为了让泥更有韧性，二是挤出泥中气泡，避免在烧制过程中出现炸瓶。在胡长征的反复揉搓下，胶泥变得油光水滑。

拉坯机接上电源，匀速转动。胡长征把一块大约3公斤的胶泥放到上面，为它塑形。拉坯与刻画两道工序决定着一件青三彩的艺术水准，拉坯时要求心正、眼准、手稳，做到成竹在胸，眼到手到，一气呵成，妙手成器。胡长征曾经到景德镇向名师学习，是胡家陶坊最好的拉坯师傅。在胡长征凝神静气的操作下，大约六七分钟，这块泥巴变成一件高约一尺的精美花瓶。

拉好的瓶坯要摆到通风避光的台子上晾上一段时间，待湿度合适时，再把它放到拉坯机上，用刮刀把瓶面旋得光滑，把较厚的瓶底旋薄，这个过程是修坯。

修坯之后是施土。先施一层黑土，阴干后再施一层白土，黑白两层土赋予青三彩两种基本色——赭和白，因此它们被叫作化妆土。施过土后，瓶坯放于背阴处，自然阴干。

接下来就是刻画了。在坚硬的泥瓶上作画绝非易事，首先手劲要大，要有金钩银划之力，但又不能用力过猛，万一扎破薄薄的泥胎，作品就报废了。以刀代笔，以泥为纸，还要考虑到瓶面弧度，刻画这道工序，非技艺娴熟的专业画匠，不能为也。

胡长征取出一个去年做的泥瓶来刻画，父亲已经画了一朵牡丹，还未完工，他要接着画下去。他执刀的手不似拉坯时那般灵动，但很稳定。“我刻画不太行，能刻简单的花草，遇到复杂的人物，还得由画师来完成。”他说。制陶一技，繁复艰深，极少有人全流程精通，他的父亲便是那“极少者”之一。

胡长征的母亲，一位意志温婉、气质出尘的老妇人，在一旁看着，睹物思人，眼圈红了起来，悄悄背过身去。

她很快又振作了起来，在儿子刻画的瓶体上，开始剔花。

剔花是将刻画纹样以外的白色化妆土剔掉，露出黑色化妆土，使花纹有浅浮雕感，装饰效果更佳。

剔花是个精细活儿，要心存静气，以前丈夫刻画，她来剔花，夫妻琴瑟和鸣，这道工序，张玉石一直做得很好。

陶胎图案已备，接下来就是入窑煨烧。它们将在窑炉里烧制12个小时，温度控制在830℃左右。因为没有施釉，这次烧制叫作素烧，出窑的陶器呈赭、白二色，可称作双色陶。

宋瓷尚青，沈丘青三彩虽为陶器，也在努力追求那一抹青色。于是便有了最后一道工序——釉烧，在双色陶上施釉、点彩，再入窑烧制。釉是透明的石英砂，彩是铜矿粉，经过烧制就会出现第三种颜色——青。

对于素烧过的陶器来说，第二遍的釉烧是个危险的过程。石英砂、铜矿粉的熔点与本地黄胶泥相差很大，如果温度控制不好，不是把泥烧化了，就是矿粉没烧开，覆色失败。在反复的实验中，胡金贵父子选用一种溶剂来降低矿粉的熔点，并找到最合适的烧制温度——990℃，然后通过精细的温度调控，不仅赋予青三彩主色，还带来浅灰、浅红、米黄等缤纷色彩。沈丘青三彩，不只有三彩！

釉烧也是12个小时，开窑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但也常常伴随着失败的苦涩。经过无数次的工艺提升，沈丘青三彩在釉烧出窑后，成品率能达到三成左右。一件青三彩，从一捧泥巴变成光彩夺目的釉彩陶，历时月余，中途夭折极多，它的诞生，殊为不易。

有人常常拿沈丘青三彩与省内出品的禹州钧瓷相比较，说它不及钧瓷的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。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，抛开陶与

瓷是两种器物不说，二者本身的资源禀赋差距极大。钧瓷用的是高岭土，禹州有上好的釉料，它像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，随意挥洒，便自成精彩；而沈丘青三彩，则像是平凡质朴的农家子弟，努力规划人生，不断进化，甚至不惜以身试险，绽放璀璨光华。它更像是普通人励志的一生，蕴藏着更深的生命哲思。美哉！沈丘青三彩！

麦田里的守望者

近代，沈丘青三彩有两大流派，一是追求实用的王派，他们烧制香炉、烛台、碗盘等实用器物，产品曾大行其道；胡派创始人是胡长征的先祖胡太华，胡派走艺术路线，烧制的梅瓶、将军罐美轮美奂，多被殷实人家所购买。王派、胡派，一为“下里巴人”，一为“阳春白雪”，各擅胜场。

搪瓷、塑料等新材料的出现，成为传统陶器的终结者，王派青三彩受到的冲击尤大，难以继，停止生产，再无传人。而走艺术路线的胡派，虽也举步维艰，但仍有像胡金贵这样的匠人坚守着，这项技艺不绝如缕。

在胡金贵的努力下，沈丘青三彩不仅重现光彩，还成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他创作的“戏剧人物画缸”“葫芦瓶”“梅瓶”等作品多次荣获河南省民间文艺金鼎奖。

沈丘青三彩的重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是充满艰辛。青三彩只能手工制作，其工艺远比制陶或制瓷更为繁杂，周期长，产量低，但因知名度较低，卖不上好价钱，近期艺术市场不景气，其经典瓶型售价更是被压低到千元左右。火中取财，绝非易事，胡家陶坊勉强支撑着。数年前，一位深圳买家以1万元从胡家陶坊买了一个画缸，说它值这个钱，令胡金贵深为感动，视他为知己，设宴招待。席间，老胡连饮三大杯，一向善饮的他竟至酩酊大醉。

为了节省房租，胡金贵从沈丘县城搬回下路口老家祖宅，守望着一方麦田。老胡也算薄有积蓄，如此精打细算，是为了实现心中一个梦想：建设一个青三彩产业园，培训人才，提升这项古老艺术的知名度与影响力，让它成为沈丘乃至周口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胡金贵四方奔走游说，终于觅得一处十几亩的土地，有望审批通过。他把产业园规划图都制好了，图中生产区、展示区、生活区、研学区……布局井然。

蓝图尚未落实，胡金贵已然病重，卧病近一年，抱憾而终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时也！命也！

胡长征说：“父亲一生要强，不断教导我事在人为。他未完成的事业，我来接过。”胡长征今年33岁，坚毅沉稳，是沈丘青三彩第七代唯一传承人。父亲健在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快乐的拉坯匠，时常在作坊里与师傅们嬉笑玩闹，无拘无束。现在，他要承担起一切。

师傅们要召集回来，作坊要重新开工；产业园还只是一张图纸，土地报批、资金筹集，还有事无巨细的建设，都在等着他，胡长征感受到了千钧重负。

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前途漫漫亦灿灿。沈丘青三彩，一定要振作起来啊！



扫二维码看视频。

沈丘青三彩：一块泥巴的极致追求

□ 记者 刘彦章 徐启峰 文 刘俊涛 图



胡长征的母亲在剔花。



田间地头的成型泥坯。



胡长征在拉坯。

非遗周口

主办：周口日报社
周口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协办：周口城投揽境

艰深繁复的工艺

2024年10月27日，天气晴好，胡长征取出一堆醒好的黄胶泥，准备拉坯制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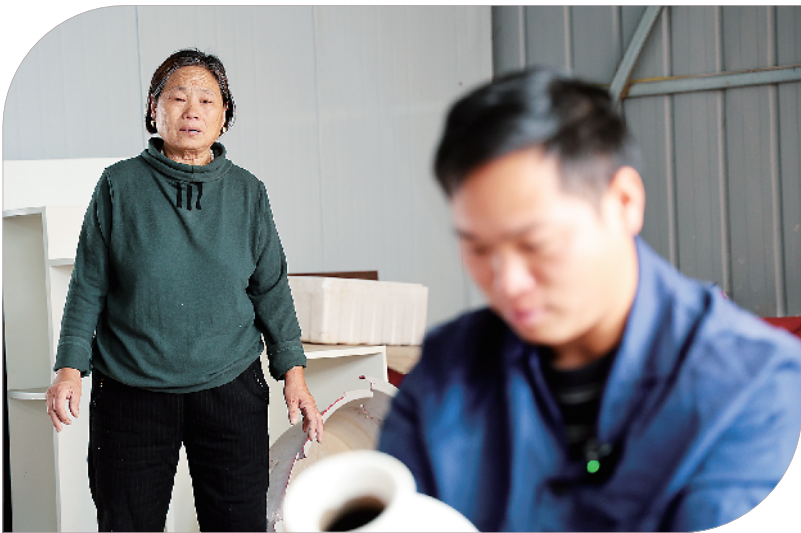
自从父亲胡金贵病重，他侍奉床前，已经将近一年没有摸泥。一个多月前父亲病逝，他和母亲陷入巨大的悲痛、恍惚，直到现在才醒过神来。陆续有人上门求购青三彩，他意识到，要开始工作了。

选土是第一道工序。一周前，附近一户人家建房挖地基，胡长征骑着三轮车去收黄胶泥。黄胶泥是制陶主料，豫东平原随处可见，以前是不花钱的，现在500公斤要花几百元钱去买。制作青三彩还要用到黑、白两种化妆土，黑土本地可收购，白土则要从江西采买。至于施釉、点彩所需的石英砂、铜矿粉，也都是从禹州或景德镇采购的。平原无山无矿，这些材料，只能外采。

选土之后是滤土，把胶泥中的杂质，主要是



简易的作坊里陈列着精美的青三彩。



母亲注视着儿子，满满的爱怜。



周口城投
ZHOUKOU CHENGTOU

揽境

有一种放心叫买揽境

实景准现房 交房倒计时

电话：0394-8360999

地址：周口市腾飞路与建设大道交会处东南